

三上文库·中国古代哲学卷④

墨子

路德斌 赵杰 注释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哲学卷·何明主编·全十册

⑤

墨子·路德斌 赵杰注释

之士文庫

卷五

山东大学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三上文库》 编纂委员会

主任

冯德英 车吉心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编

吴开晋 何 明

编 委

冯克利	庄德钧
刘乃昌	齐 涛
吴茂泉	吴富恒
何 丽	宋云峰
周立升	孟祥鲁
徐经泽	蒋维崧

前 言

《墨子》是墨家学者的著述总汇，其中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和阐释之作。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军事、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是今人研究墨子及墨家的主要资料。

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当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据史料记载，墨子最初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故而舍儒道而自创一派，并且很快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与孔子儒学形成抗衡之势，世称“儒墨显学”。儒家孟子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国的学术形势：“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墨家学派的规模和声势由此可窥见一斑。

墨家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宗旨的半学术、半军事化的团体。因此在行为上，他们“以自苦为极”，行侠仗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紧要关头，皆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而在理论上，则是以墨子所倡行的十大主张最显特色。这十大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而在这十大主张中，兼爱之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贯穿始终的判准和主轴。在墨

子或墨家看来，“亏人自利”是一切社会祸患的最后根源，不是正道，是“别”道，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是拯救社会、使人类走上幸福安康之路的良方妙药。所以对墨子或墨家而言，“兼以易别”从一开始便即是他们引以为务的信念和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不遂愿的是，这个理想高远、在先秦辉煌夺目的学派，于秦汉之后却逐渐衰微、湮没不彰了。这，是墨家的不幸，也是国人的一大憾事。因为在墨家学说中虽然不无不完善或可指责之处（如天志、明鬼等），但是作为其整个理论的基石，“兼相爱、交相利”观念所揭示的却真真是人类及其社会所以存在与发展的永恒之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不应、也不能丢弃的。对于这一观念，许久以来，人们常常以一种狭隘的经验论眼光去审视它、评价它，以其不能完全见之于现实而谓之为空想、幻想，对之嗤之以鼻、弃而不顾。其实，理性真理的领域是可以大于现实领域的。“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一个以人的存在本性为基础的绝对完善的人格和社会模型便具有这种真理性，它或许永远不能完全见之于现实，但是它却始终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以其不同的历史形式，维护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上，人类以往的历史都在程度不同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着这一伟大原理，否则，人类社会连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所以，如果说，在先秦时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个体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为墨子所揭示的人类生存原理还难以被更多的人所自觉、所重视，它作为一种规律性还是在自发地起作用，还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在今天——一个个人生活高度社会化，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休戚相关、同生共死的时代，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之观念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自觉意识。不难设想，自今而后，将是一个墨家“兼爱交利”精神大展光辉的

时代。

本书正文底本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墨子间诂》为主,注释主要参考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和王换镳的《墨子校释》等。《经》上下与《经说》上下,因篇幅关系,故从略。原文已佚者(如《节用》下、《节葬》上、中等篇),不再单列篇目。

路德斌 赵 杰

1996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 亲士	(1)
二 修身	(3)
三 所染	(4)
四 法仪	(6)
五 七患	(8)
六 辞过	(10)
七 三辩	(13)
八 尚贤上	(14)
九 尚贤中	(17)
十 尚贤下	(22)
十一 尚同上	(26)
十二 尚同中	(28)
十三 尚同下	(33)
十四 兼爱上	(37)
十五 兼爱中	(38)
十六 兼爱下	(42)
十七 非攻上	(48)
十八 非攻中	(49)
十九 非攻下	(53)
二十 节用上	(58)
二十一 节用中	(59)

二十二	节葬下	(61)
二十三	天志上	(68)
二十四	天志中	(71)
二十五	天志下	(76)
二十六	明鬼下	(81)
二十七	非乐上	(89)
二十八	非命上	(92)
二十九	非命中	(96)
三十	非命下	(98)
三十一	非儒下	(101)
三十二	大取	(107)
三十三	小取	(114)
三十四	耕柱	(117)
三十五	贵义	(123)
三十六	公孟	(128)
三十七	鲁问	(135)
三十八	公输	(144)
三十九	备城门	(145)
四十	备高临	(156)
四十一	备梯	(157)
四十二	备水	(160)
四十三	备突	(160)
四十四	备穴	(161)
四十五	备蛾傅	(166)
四十六	迎敌祠	(170)
四十七	旗帜	(172)
四十八	号令	(174)
四十九	杂守	(188)

墨子

一 亲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①，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②，则缓其君矣^③。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①入：疑为“乂”，治。^②存：体恤，优待。^③急：迫切。^④缓：怠慢。^⑤虑：谋划。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①；桓公去国而霸诸侯^②；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③。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④。太上无败^⑤，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⑥。

^①正：长 zhǎng 的意思，即“为……之长”。^②去：离。^③丑：耻辱。摄：通“慑”，畏服。^④抑：屈抑，容忍。^⑤太上：最上一等。^⑥用民：指任用贤士。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①，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②，内究其情^③；虽杂庸民^④，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⑤，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⑥，谄下伤上^⑦。君必有弗弗之臣^⑧，上必有谄谄之下^⑨。分议者延延^⑩，而支苟者洛洛^⑪，焉可以长生保国^⑫。

^①自难而易彼：难，难事。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②进：升进，得意。^③内：当作“讷”，即“退”字。指落魄、不得志。情：

情由。①杂庸民：夹杂在平民百姓中间。⑤欲：疑“易”字之误。⑥逼臣：权臣。⑦谄下：谄媚的臣子。⑧弗弗之臣：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⑨讻讻 è：同“讻讻”，直言争辩的样子。⑩分议：公议。⑪支苟者：旁相诚教之人。⑫焉：乃，才。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①，远臣则吟^②，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③，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④？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⑤，不若献贤而进士^⑥。

①喑 yīn：缄默不言。②吟：叹息。③善议：好的议论，正确的意见。④以：因。⑤归：通“馈”，赠送。⑥进：推荐。

今有五锥^①，此其铦^②，铦者必先挫^③。有五刀，此其错^④，错者必先靡^⑤。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⑥，神蛇近暴^⑦。是故比干之殪^⑧，其抗也^⑨；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⑩，其美也；吴起之裂^⑪，其事也^⑫。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⑬，故曰：太盛难守也。

①锥：锥子。②铦 xiān：锋利。③挫：折断。④错：磨。⑤靡 mó：通“磨”，销磨完的意思。⑥灼：烧灼。古人用火烧龟甲，观其裂纹以测人事吉凶。⑦暴 pù：晒。⑧殪 yì：死。⑨抗：刚直。⑩沈：沉。关于西施之死，传说不一：一说在吴亡后被沉于江中而死；一说随范蠡泛隐五湖。⑪裂：车裂。⑫事：事功。⑬寡：少。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①，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人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②。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③，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④，物无违也^⑤，故能为天下器^⑥。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⑦，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⑧？盖非兼王之道也^⑨！是故天地不昭昭^⑩，大水不潦潦^⑪，大火不燎燎^⑫，王德不尧尧者^⑬。乃千人之长也^⑭，其直如矢^⑮，

其平如砥^⑯，不足以覆万物^⑰。是故溪陕者速涸^⑱，逝浅者速竭^⑲，堿埆者其地不育^⑳。王者淳泽^㉑，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㉒。

①处：享有。②见尊：被尊重。③恶：讨厌。谷：两山之间的水道或夹道。④辞：推辞。⑤物无违：不违逆事物的本性。⑥器：指人才。⑦镒 yi：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镒。⑧此句疑当作：“夫恶有同方取，不同不取而已者乎？”意为：哪有与自己的意见相同才采纳，与自己的意见不相同就不采纳的道理呢？⑨兼王：兼爱天下的君王。⑩昭昭：彰明。⑪淙淙：水大的样子。⑫燎燎：火盛貌。⑬尧尧：道德高尚的样子。⑭也：疑为“者”。⑮矢：箭。⑯砥：磨刀石。⑰覆：包容。⑱陕：狭小。⑲逝：指川流。⑳堿埆 qīaoquè：土地坚硬而贫瘠。㉑淳泽：淳厚的恩泽。㉒流：流播。

二 修身

君子战虽有陈^①，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②，而行为本焉^③。是故置本不安者^④，无务丰末^⑤；近者不亲，无务来远^⑥；亲戚不附，无务外交^⑦；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闇^⑧，无务博闻。

①陈：同“阵”，作战时的阵法。②学：才学。③行：德行。④置：通“植”，立的意思。本：根本、根基。⑤务：致力，从事。丰末：丰，富足，丰富；末，枝梢末节。⑥来：招徕远处的人。⑦外交：与外人交往。⑧闇：不明白。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①。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行修见毁而反之身者也^②，此以怨省而行修矣^③。谮慝之言^④，无人之耳；批扞之声^⑤，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⑥，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⑦，无所依矣^⑧。

①迩：近。②反之身：反躬自省。③怨省：怨毁减少。④谮慝 zèntè：恶意诬陷、诽谤。⑤批扞：攻击，诋毁。⑥孩：同“核”，比喻一念之初起，引申为念头。⑦诋讦：诋毁别人。⑧依：依托，引申为根据。

故君子力事日强^①，愿欲日逾^②，设壮日盛^③。君

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①；动于身者，无以竭恭^⑤；出于口者，无以竭驯^⑥。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⑦，而犹弗舍者^⑧，其唯圣人乎！

①力事日强：努力工作而自强不息。②愿欲：愿望，志向。逾：进，远大。③设壮：犹庄敬，指品行修养。④竭：尽。⑤恭：恭敬。⑥驯：顺，合情合理的意思。⑦华发隳 huī 颠：白发秃顶。⑧舍：放弃。

志不强者智不达^①，言不信者行不果^②；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③，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④，雄而不修者^⑤，其后必惰^⑥，原浊者流不清^⑦，行不信者名必耗^⑧。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⑨，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⑩，虽劳必不图^⑪。慧者心辩而不繁说^⑫，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⑬。故彼智无察^⑭，在身而情^⑮，反其路者也^⑯。善无主于心者不留^⑰，行莫辩于身者不立^⑱；名不可简而成也^⑲，誉不可巧而立也^⑳，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㉑。思利寻焉，忘名忽焉^㉒，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①智不达：不会变得聪慧。②果：果敢。③遍物不博：遍，读为“别”。辨别事物不能从大处着眼。④几：危。⑤雄：犹勇。⑥情：当读如“墮”，废也。⑦原：源。⑧耗 hào：败损。⑨说得多，做得少。⑩伐功：夸耀功劳。⑪图：取。⑫心辩：内心辨别清楚。繁说：夸夸其谈。⑬文：文采。⑭彼：当为“非”。⑮情：当为“情”，指情于修养。⑯反其路：指背道而驰。⑰无主于心：不是出自内心。⑱莫辩于身：不是由自身辨别明察。⑲简：简便，轻易。⑳巧：投机取巧。㉑以身戴行：戴，通“载”。指表里如一，言行一致。㉒一心谋利而忽视立名。

三 所染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①：染于苍则苍^②，染于

黄则黄。所入者变^③，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①。故染不可不慎也！

①子墨子：墨子的弟子、门生对他的尊称。言：疑为衍文。
②苍：青色。③所入者：指染料。④必：一本无“必”。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①。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②，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③，故王天下^④，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⑤，必称此四王者。

①国：指国家的君主。染：熏染。②虺 huǐ。③当：得当，正确。④王：称王。⑤举天：列举。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①，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②。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③，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①，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⑤，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①哆 chǐ。②僇 lù：辱也。③霸：称霸。④嚭 pī。⑤断子绝孙。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①。行理性于染当^②。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③。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

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④。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①行理：行事合乎正道。②性：通“生”。③论：选择。佚：同“逸”，安闲。④要：要领。故：缘故。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①，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②，创作比周^③，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荆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④。”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①淳朴谨慎、遵纪守法。②矜奋：骄傲自夸，盛气凌人。③兴风作浪，结党营私。④堪：当为“堪”，义与染同。

四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①；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②，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③。无巧工、不巧工^④，皆以此五者为法^⑤。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⑥，犹逾己^⑦。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⑧。

①法仪：法则，准则。②虽至：即使是。③县 xuán：“悬”的本字，一种用绳悬垂一重物以测定垂直的工具。④无：无论。不：非。⑤五者：上文当中，当有“平以水”三字，故为五。⑥放依：放，通“仿”。放依，仿效，依从。⑦犹逾己：还是胜过自己本来的水平。⑧所：犹“可”也。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①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②？当皆法其父母^③，奚若^④？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⑤，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

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①不若：比不上。辩：明智。②奚以：用什么。③当：倘若。④怎么样？⑤学：指自己所从学的师长。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①。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②，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③，必度于天^④。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⑤。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⑥。

①法天：以天为准则。②施厚：施予的恩泽深厚。不德：不自以为有功德。③有所作为。④度 duó：揣度，衡量。⑤兼：全部。⑥食之：使之食，使有所食。

今天下无大小国^①，皆天之邑也^②。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③。此以莫不牲羊^④，豢犬猪，洁为酒醴粢盛^⑤，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⑥，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无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⑦？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①无：无论。②邑：国。③臣：民。④此以：因此。牲：同“刍”，用草料喂养。⑤醴：甜酒。粢盛：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⑥苟：如果。⑦与：给予。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①。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②。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③。其贼人多^④，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⑤，身死

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⑥，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①尊天事鬼：崇敬上天，侍奉鬼神。②宾：敬。③诟：骂。侮：辱。④贼：害。⑤遂失：遂，即“坠”字。坠失，丧失。⑥毁：责骂。

五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①。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②，一患也；边国至境^③，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④，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⑤，三患也；仕者持禄^⑥，游者爱佼^⑦，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⑧，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⑨，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⑩，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①患：祸患。②郭：外城。沟池：护城河。治：修筑。③边国：应作“敌国”。④尽：耗尽。⑤虚：消耗无存。⑥持禄：只求保持俸禄和地位。⑦佼，通“交”。未仕闲适之人只热衷于交友。⑧慑：畏惧。拂：争谏。⑨戒：戒备。⑩事：任用，使唤。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①；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②。七患之所当^③，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④，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⑤，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饘^⑥，五谷不收谓之饥。